

瀚海驼铃

康 岩



起灯亮”，在场的哈方业主连连赞叹……

2018年9月，二期工程成功投产，这颗由近6000名中哈员工携手建造的“能源明珠”，为奇姆肯特增添了现代化气息。投产至今，奇姆肯特炼油厂累计加工原油超过2600万吨，为保障哈萨克斯坦成品油供应、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韬的父亲也是石油人。2017年5月，父亲被诊断为癌症，黄韬得知后心急如焚。领导特批他回国带父亲治病。父亲病情刚稳定，他又回到项目现场。如今，父亲已顽强地与癌症抗争了6个年头，他也从奇姆肯特项目转到巴佐伊压气站扩建项目。父亲生病前，每次黄韬离开家，父亲都会嘱咐他：“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里！”如今，父亲还会再问一句：“什么时候回来？”说到这里，黄韬哽咽了。

二

80后左亚锐所在的尼日尔阿加德姆油田二期地面工程，位于撒哈拉沙漠腹地，是中国石油“十四五”海外重点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每日出口原油11万桶。

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灼热的阳光如一把利剑，刺透左亚锐的工服。车辆在沙漠里穿行，左亚锐忍受着沙丘起伏带来的颠簸，刚开始，硬是把把颠出了肠道功能紊乱。但如今，他成了项目部第一个沙漠乘车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人。

纵目四望，黄沙莽莽，衔天吞地，满目都是单调焦灼的黄色，时空仿佛在这里凝固。沙尘暴说来就来，一股股急劲的旋风，刮来又刮去，卷起成堆的黄沙，洒向空中。骆驼缓缓地行进，腾起腾腾的沙雾，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灿灿金光。从2020年3月担任项目施工试运部经理至今，这样的画面左亚锐看过太多。

作为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生产条件较差。项目营地距离首都尼亚美1400多公里，刚过来时，没水没电。没水喝就打井，钻井机突突突往地下钻100多米，才能见到水。用电要自备发电机，注入柴油发电。左亚锐带领9名中尼员工，用48天完成先锋营地建设。

吃是头等大事。食材一周到十天补给一次，要派冷藏车去800公里外的津德尔采购，来回路途就要4天。到了营地，原本新鲜的蔬菜打了蔫，西红柿被颠成了西红柿酱。牛羊肉、土豆、洋葱方便保存，但架不住天天吃。由于维生素摄入不足，没多久，左亚锐和同伴们嘴上起泡、口腔溃疡，喝口水都能疼得龇牙咧嘴。

设备、材料更金贵，不管是中国采购还是国际采购，得先走海运到达邻国贝宁的科托努港，或是多哥的洛美港，再经过1800多公里跨国公路运输，到达尼日尔迪法或多德勒市，然后进入沙漠，再行驶600多公里，到达项目现场。沙漠里没有路，一辆辆沙漠运输车就像一匹匹负重的骆驼，在沙丘中逡巡前行。2022年8月，项目第一批大件物资——

8台索拉发电机组及配套设施，整整装了17台沙漠运输车，历时78天，跨越万里，成功到达现场。

架空线路和集输管道，像是一条条筋脉和血管，在撒哈拉沙漠里穿行，电力从站场输送到井口，原油从井口输送到站场，唤醒了沉睡的沙漠。当地牧民的房屋是用晒干的梭梭草搭建的，牧民根据雨季和淡季来回搬迁，屋子经常挡住线路和管道施工。这时候，左亚锐就带上翻译，和业主、政府派驻当地的代表一起，一家一户挨个儿劝说：等工程投产了，大家的生活、教育条件都会得到改善……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打消了牧民心中的疑虑。随着更多中国石油企业的到来，公益活动、社区活动也多了，他们联合起来，捐桌椅、送文具，一座座帐篷学校建了起来。听着琅琅读书声在沙漠腹地响起，左亚锐心想：这个国家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2020年6月的一天下午，左亚锐突然感到一阵阵剧烈的腹痛，同事怀疑是急性阑尾炎。营地不具备手术条件，油田现场因为疫情封控又出不去，没办法，只能通过药物保守治疗。两个多月后，他才搭乘从尼日尔回国的飞机，回到国内治疗。治疗结束后，他很快返回尼日尔。

尼日尔项目营地的大门口，竖立着10个红色的大字：“荒凉的沙漠，火热的人生”，每天进进出出，左亚锐都会默默看上一眼。他知道，中尼石油合作被称为“尼日尔人民的希望之光”，在“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的新赛道上，他不能缺位。项目今年10月1日就要实现原油外输，已经坚守了十几个月的左亚锐，即将亲眼见证这一天。他要等到项目成功投产再回国休假，安心安心陪伴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女儿。

三

今年2月，90后管恩庶的女儿出生，看着眼前这个粉嘟嘟的小人儿，他的内心充盈着幸福与喜悦。但一想到即将返回伊拉克，心中又满是歉疚和不舍。

伊拉克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两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还有传诵千年的谚语、神话和史诗。和这里的人们一样，管恩庶也相信“鞋子是人们的眼睛，行路增长人的见识”。2020年5月，他主动申请到阿尔及利亚项目调到伊拉克项目。那时，他和女朋友的爱情长跑已进入第7个年头，女朋友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母亲得知后，紧张地对管恩庶说：“伊拉克那么乱，你不能去！”“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趁年轻，多长见识多提升自己！”管恩庶解释。家人看他决心已定，只好放手让他远行。

每年11月到来年2月是伊拉克的雨季，其余都是旱季，这意味着，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高温炙烤中度过。最热的时候，气温能升到50摄氏度，没走一会儿，工装里的衬衣就湿得透透的，汗水沁在外面，化成一片水印，很快又被晒干，整个人仿佛身处一个巨大的烘干机里。晚上回去脱下衬衣，

管恩庶发现，一层细细的盐霜在灯光下泛着白光。

管恩庶所在的格拉美油田项目，业主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一名HSE（健康、安全、环境）工程师，管恩庶的工作是查违章、找风险、除隐患，每天在现场一走就是10多公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次，他在现场巡检时发现，当地承包商员工正站在5米高的施工平台上焊接管线，没佩戴安全带，周围也没有护栏。他吓了一跳：如果工人挪到边缘位置，双脚踩空摔下去，轻则骨折，重则丧命。他赶紧叫停施工，召集所有人现场开会，要求承包商立即整改。

良好的HSE业绩，是站稳海外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进入高端市场的敲门砖。自2009年重返伊拉克市场至今，管恩庶所在的CPECC已高质量完成20多个项目，成功敲开了壳牌、道达尔、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知名石油公司的大门。

今年3月，管恩庶来到伊拉克南部的鲁迈拉油田项目工作。第一次以HSE部门负责人身份参与项目建设，让他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这是鲁迈拉油田近10年来新建的第一个原油处理设施项目，业主为英国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组成的联合体合资公司——巴士拉能源公司。项目管理团队国际化程度很高，管恩庶所在的部门尤其明显：6个人来自5个国家，不同文化交流碰撞，大家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项目刚开始，业主要求，工人必须经过业主组织的人场培训，方能进入现场施工。从申请培训到完成培训，平均需要一周时间。时间不等人，工程不等人，管恩庶决定向业主申请改由项目部自主培训。没想到，申请被业主拒绝了。他立即召开部门会议。伊拉克同事提议，让业主现场体验我方的内部培训课程；印度和巴基斯坦同事依据业主程序文件及合同，找出了我方内部培训的合理性；尼日利亚同事决定针对现场情况对培训课件进行匹配修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向严苛的业主最终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一望无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荒凉得让人绝望。在这里，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娱乐可言。闲暇时，管恩庶坚持每天健身，他说：作为HSE人员，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他嘿嘿一笑又说：“块头大一些，从气势上也能震慑住违规违章人员。”

刚来伊拉克的时候，管恩庶拜了项目HSE部门经理为师。师傅桌上摆着一块石头，看上去普普通通。有一天，管恩庶没忍住好奇，问起石头的由来。师傅说：“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师傅送的礼物。师傅告诉我，作为安全人员，要像石头一样沉下来，踏踏实实做事，对得起头顶的红帽子。”这番话，管恩庶始终铭记在心。

今年是管恩庶在伊拉克工作的第三个年头。视频里，看到他皮肤黝黑、笑容灿烂，母亲少了一份担忧，妻子多了一份理解。她们知道，他已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看着可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更坚定了管恩庶在海外项目好好干下去的决心——要努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戈壁沙漠、深水浅滩、城市内陆……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CPECC员工挥洒汗水的身影随处可见，油气合作正演绎着动人的故事。十载春华秋实，今朝骏马日新。从勇闯海外、边干边学，到稳扎稳打、开拓高端市场；从走出国门、白手起家，到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民众带去福祉和希望，CPECC依靠一个个敬业的员工，扎根一个个稳健的项目，走好石油工程建设的每一步路。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在CPECC员工以及更多石油人的努力下，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结出累累硕果。



山这边人家

王 干

原称蛮川。明清两代，这里水运发达，当时兴建的船帮会馆、湖北会馆、武昌会馆、骡帮会馆、武圣宫等建筑物至今犹存，成为历史文化遗存。

车进漫川谷，风景如画，青山如黛，碧水清澈，稻田深绿，荷叶绽放。商洛的山水层次分明，巧夺天工。进入村内，茶舍飘香，竹编工坊记录也陈列着农耕文明的记忆。村旁的高铁施工现场，预示着不久的将来，村里的村民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来到柞水县金米村，这里是“小木耳，大产业”的示范基地。柞水地处秦岭南麓，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小木耳的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柞水县因柞树多而得名，而柞树是生产食用菌黑木耳、香菇的优等菌材。柞水黑木耳，侧生于树木上，形似人的耳朵，片大、

肉厚、鲜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被公认为保健食品，有山珍之称。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柞水“万山丛树多，土人伐生木耳。近耳收买成包，水陆运至襄汉，作那耳出售，价倍川耳”。如今，柞水将生态优势和现代科技结合，孕育出金米村这样的木耳知名生产基地。

商洛山川优美，也是文化的高地。当年我在贾平凹笔下的《鸡窝洼的人家》里读到那些当地人的笑声，而今在陈彦的《装台》里听到了秦腔的浑厚与苍凉。丹凤是一个县名，与境内的凤冠山相关，丹凤的“丹”又似乎写在葡萄酒的红色液体之上。丹凤葡萄酒酿造技艺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丹凤葡萄酒酿造起源于清宣统三年，酿造的方法步骤有选择、发酵、过滤、陈酿、调制、装瓶等

聊中国戏剧 和西班牙导演

王 方（西班牙）

奥里奥尔是西班牙语话剧导演，毕业于巴塞罗那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执导过108部话剧。

第一次和奥里奥尔聊戏剧是在2017年，当时他导演了西班牙版的中国历史剧《赵氏孤儿》。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由当地人演绎的中国戏剧。奥里奥尔出色的导演技巧，加之演员的出色表演，使得剧目甫一公演就受到媒体的追捧，各大主流媒体相继进行大篇幅报道。奥里奥尔本来名气不小，《赵氏孤儿》的公演更为他锦上添花。

我得知西班牙版《赵氏孤儿》公演的消息后，与奥里奥尔相约“聊戏”，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奥里奥尔说，他第一次看话剧《赵氏孤儿》是在2016年伦敦的一个戏剧节上，当时是一家英国剧团演出了英语版《赵氏孤儿》。他看完后整整一个晚上处于失眠状态。这部剧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精神内涵都非常伟大，反映了中国文化里那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抗争精神。他决定把这部剧引入西班牙的舞台。他先在图书馆里找剧本，但都是中文本，无奈之下只能和英国剧团商量买下他们的英语本，他再将英语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

演员们读了剧本后热情高涨，剧情激发了他们的表演欲望。为了达到规定情景的逼真效果，奥里奥尔把舞台设计成四面有观众看台体育场模式，还在舞台的表演中心地上全部铺上黄沙，力图还原古代中国的环境。

奥里奥尔一谈起《赵氏孤儿》就浑身充满激情。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还当场给了我一张一排一座的人场券，请我看戏。

台上的演员演技果真高超，当演到悲伤时号啕大哭。我坐在第一排，和演员仅有1米之遥，他们流出的眼泪让我深受感染，也悲从中来。演出落幕时，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对演员的精湛表演表示赞赏和感谢。

后来经我推荐，奥里奥尔还邀请了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的工作人员观看了西班牙版《赵氏孤儿》。演出结束后，总领事专门到后台对奥里奥尔导演和全体演员表示感谢。

那是我第一次和奥里奥尔聊中国戏剧，之后三年疫情我们完全失去联系。最近听说，他正在研读并准备排演一出舞台剧，讲述一个关于一位巴塞罗那犹太小伙子与一位上海姑娘恋爱的故事。我再次向他发出“聊戏”的邀约，不出意料，他一看是我的邮件，马上就安排了见面时间。

这次聊天是在他的排练厅内进行。排练厅就在兰布拉花街附近，足有1000平方米之大，是一幢中世纪留下的古建筑，房顶是教堂的圆顶设计，墙壁颜色黑乎乎的。排练厅里有小剧场，三面环绕观众席，可容纳300多名观众看戏。

奥里奥尔说，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戏剧人也要加入庆祝的行列。他准备排演的新剧以二战为背景，男主人公是一位在巴塞罗那的犹太人，为了躲避法西斯的迫害逃往上海。他身上带有重要的物件，一旦被法西斯窃取后患无穷。幸运的是，犹太小伙在上海遇到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在姑娘的帮助下，犹太小伙成功逃脱敌人的追杀，顺利完成使命。

这是一部充满着悬念和惊悚元素的现代戏剧。奥里奥尔设想在这部戏中用LED画面加舞台表演的形式，更加生动地展现各历史场面的时空交替。如果演出成功，他准备将此剧带到上海参加明年的国际艺术节，把这个西班牙版的上海故事，用新颖的导演手法呈现给上海观众。



莽莽苍苍，郁郁葱葱，是秦岭。
巍峨绵延，横断南北，是秦岭。
山那边，是陕北的高亢和与关中的醇厚。山这边，是陕南的柔情与刚毅。

34年前的夏天，我曾经从山那边翻越过去，到山这边。当时从南京坐火车去成都，途经宝鸡停留下来，宝成铁路因塌方而中断，我便从秦岭北坡乘坐长途汽车翻越秦岭。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带给人的不仅是奇险，还有美妙的风光。那时没有手机照相，但秦岭的风光已经深深地刻印在记忆里。沿途的蓝天白云和茂盛生长的植物，飞翔的无名小鸟和奔跑的小动物，还有山顶湖泊的湛蓝和纯净，让我体会到“仙境”的存在。遗憾的是没能在这边停留下来，陕南的风光便匆匆在眼前飞逝。

34年后，我终于来到山这边，秦岭腹地——商洛。行走在大山深处，我尽情欣赏山川的雄浑与秀丽，了却当年到山这边看一看的心愿，同时也收获了对秦岭大地的新感受，它雄奇壮阔，也绵延清秀。

漫川关仿佛是秦岭的一个浓缩。漫川关属于山阳县，古称水南为阴，山南为阳，山阳县便是中国悠久地理文化的见证。当地的史料记载，漫川关春秋时为蛮子国，漫川